

蔡英豪編著

潮汕熟語集釋

葉選平題



余 流 林伦伦 校订  
潮汕方言研究会刊印

蔡家勇之家臨書

謝  
江山點  
讀集  
釋

王正人題



集粹精註  
潮音大觀

題《潮音大觀集粹》

許士杰  
一九六六年十二月

潮州話、諺語是俗文  
子留重要部份，搜集典故，  
对研究民俗和通俗小說極  
创作，大有益处。

叶群 汕

一九八二年

十月十日



一九八八年农历戊辰正月十四日  
泰国黄氏宗亲总会赠盾祝贺本书面世



一九八八年三月一日

泰国曼谷新叻叻龙尾谷消防会赠盾祝贺本书面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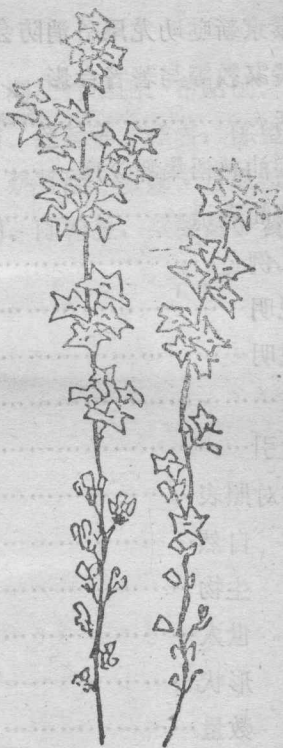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语言学家、广东省语言学会顾问黄家教  
及本书著者启蒙老师同著者的合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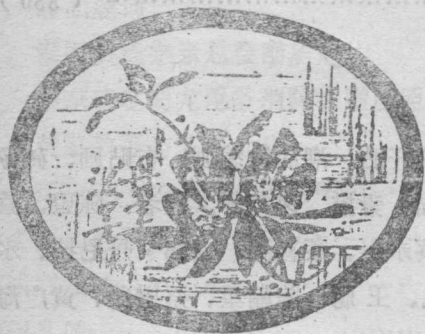
## ●开头话

本书是一本通俗性、资料性、辞书性的书，汇集潮汕方言熟语辞汇四千零二十条，单字首就一千二百二十个，全书二十多万字。編集如此浩瀚熟语辞汇并加以释义，在潮汕方言专著上，尚未见到。“凡事起头难”，所以，缺陷不足之处肯定不少，仅作抛砖引玉之作。但不管如何，总算是方言园地耕耘的一次收获。

为通过交流，力臻完善，特予刊印，欢迎指正。



(161)	.....	封册	册子集
(178)	.....	凤户	册八集
(208)	.....	册话	册式集
(222)	.....	册林	册十集
(232)	.....	册系	册十一集
(230)	.....	册卷	册二十集



## 为《潮汕熟语集释》序

陈昭

我十分高兴地看到蔡英豪同志编著的《潮汕熟语集释》（简称《潮语集释》）的面世。

语言，是沟通思想感情的工具，是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重要桥梁。潮汕地方素有“海滨邹鲁”之称，作为潮汕方言

的词语同样十分丰富。在开放改革的今天，让海内外潮人加深对乡土语言的进一步了解，更有益处。

潮汕方言有《潮汕字典》，但尚未有《潮语辞典》，有志者莫不为此而关切。潮汕方言第一部辞书《潮汕熟语集释》的诞生，为《潮语辞典》提供了系统地、丰富的基础材料，标志着潮汕方言研究上的划时代转变。如果说，陈凌千先生首编之《潮汕字典》，为潮汕方言研究与文化普及莫下了基石；那么，《潮语集释》的刊印出版，尤为当今之一创举，意味着潮汕方言研究与文化普及，已经踏上了新的台阶。该书集潮汕方言常用词语之大成，并逐条加以注解。纠讹讹，释词义，窥渊源，把质朴粗犷、文雅端庄、诙谐幽默之民间熟语辞汇萃于一册。这是作者多年积累与考研的结晶，是潮汕方言研究的一项丰硕成果。

《潮语集释》是一部综合性的辞书。全书分自然、生物、世人、形状、数量、声色、属性、气质、动作、对应、系列、兼收等十二部，共二十余万字。它来自生活，来自群众，经过广集博采，集中加工，又奉献于众。它为进一步研究潮汕方言提供了资料；是坦率地理解多角度生活的参考书；是探索地方文史与民俗，普及、弘扬地方文化的手册；是民间文艺、戏曲、通俗小说、俗文学创作借鉴与社会使用的良伴；是我们了解群众语言的抽屉。通俗明瞭，有实用价值，值得关注。是为之荐，并以兹为序。

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五日于北京

## 漫谈潮汕方言熟语

蔡英豪

潮语，俗称潮州话，即潮汕方言。它是我国语言宝库中重要的一支，属于闽南语系。潮语的孕育地是在广东潮汕，但它却随着潮人的出洋谋生而遍布于全世界，在几个大洲中，到处有潮人之足迹。所以，了解潮汕方言——尤其是潮汕熟语的含义，不单是潮汕人的基本愿望与要求，也是汉文化对于地方方言的沟通与对应的要求，就是对侨居异国的潮籍华侨及华裔来说，也是迫切需要的。有鉴于此，从六十年代伊始，作者就致力于这方面的搜集研究工作。

潮语的构成是多方面的，它是潮汕远古本土先民语言的汉化，也是汉民族语言的地方化。两者相互相成。从潮汕方言的熟语中，明显地看出源于古汉语。比如“排场”“琐费”、“啖嗲”、“守贮”、“服饰”、“赧赧”、“趣迁”、“将就”、“颯颯”，“咋暮作目”、“绝八绝八”、“大头大面”、“糊糊涂涂”、“错嘴错舌”、“凶凶惚惚”、“倨傲鲜腴”等，有的熟语不单词义运用相同，就连读音也相同。如“糊糊涂涂”；再如潮词“赳赳溜”，通常认为是土音俚语，其实是古汉语。不单义同，音也按汉语原音读cu<sup>4</sup>（赳字第四声）。汉张衡《文选·东京赋》：“挟三王之赳赳，轶五帝之长驱。”唐李贺《诗歌篇·望多楼子》：“晓气朔烟上，赳赳胡马蹄”，指步子急促细碎，去之甚疾，与今之潮词用意一致，反证了潮词的渊源不少来自古汉语。有些熟语，则

截下了远古少数族生活的烙印。像“浪俚宅库”、“擎柴麒麟”、“摇橹摇橹”等。还有一些熟语受外来语所影响，例如“走摆奈”、“死你去”、“暹迤慢烟”、“壳物悻悻”等。其中有的是直接吸收了外来语（如泰语）合为词组成语；有的在语法上受外来语影响；有的是引用其事其物。这种历史痕迹、海洋性气候、水乡作业，与海外交往的融合，使潮汕方言熟语很具地方特色，包涵丰富多采。在修辞手法和构词方式上，也多种多样。从修辞格方面来看有形容、夸张、借喻、借代、倒装、反衬、反义等等；从构词方法与程式上有主谓式，对偶偏正式、复合对偶式、动宾式、重叠式、间隔重叠式等等。这仅仅是熟语中的成语，至于多字熟语就更灵活多样了。

潮汕方言熟语运用汉字，一种是全盘运用，此种情况自不必说；另一种是在发展中运用，即释义有了变化。比如“俺”字，北方作“我”解，也即单数词；而潮语则作多数词用（如我们，与“阮”字并用），甚至作复合多数词用（“咱们”）。又如“头”字，可作担子的一边用，还可作进行式的“边”字用，再如“猛”字，包含就更多了，“凶猛”、“勇猛”、“迅猛”、“雷厉风行”都用得上，强度、威力、时差值都包涵进去，这是汉语中所极少见到的，也是潮语的独到之处。还有像“死去死来”这样的成语，竟把“死”字作“走”字运用，这根本是汉语所没有的。

潮汕方言熟语一接触，就要听音辨字，这就泄及了土音字、生僻字、代音字的问题，我认为既是潮音，就在所难免。

全国其他方言都共同存在这种现象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比如广州话“感定得咁波”，译为汉语是：“这样做是不行的”，而从文字体现出来就未免借音代音了。广州话中的“啱啱”（刚刚好、碰巧）与潮语同音、同义、同字，又说明共同存在生僻字的问题。又如潮州话中的“攞”（guan<sup>3</sup>）、“搵”（bud<sup>6</sup>）、“𦉳”（piu<sup>3</sup>）“叻”（lan<sup>4</sup>）、“乜”（mj<sup>4</sup>）、“𦉳”（no<sup>7</sup>）、“𦉳”（tian<sup>3</sup>）等，常用汉字中既找不到、潮汕先人就势必作了创造性的补充，如以足直踏构成tian<sup>3</sup>字，以面伏构成pan<sup>4</sup>字，这就成了方言土音字、生僻字。

这些生僻字，有一部分在《潮汕字典》及《潮语十五音》、《十八音》中已经反映出来，有一部分则在民间歌册、市集贸易陈年账簿里以及其他民间文字渠道中窥到，诸如“𦉳”（ge<sup>5</sup>）字，“𦉳”（den<sup>3</sup>）字，“𦉳”（Pan<sup>4</sup>）字，“𦉳”（hoi<sup>4</sup>）字，“𦉳”（Liao<sup>1</sup>）字，“𦉳”（“𦉳”）（dul<sup>2</sup>）字，“𦉳”（bon<sup>1</sup>）字等等。特别是本书“声色”这一部，那些记录潮声的字，大多是取同音或近音汉字，加上口旁而成，除非在遥远的将来采用拼音字，否则就只有允许它的存在，用打“×”和方块（□）是无法代替这么浩瀚的音响的。然而对于这些字，行家们有几种不同的看法：一种认为这是非法的，根本不是字；另一种认为是非法的生造的汉字；再一种认为是合法的方言字，是对汉字的补充。编著者的态度是属于后一种。应当、而且必须允许它的存在，而不能一口否定。因为，这是劳动人民在使用汉字与潮语中寻求解决矛盾的办法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：“六

书，谓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、转注、假借，为造字之本也”。用这造字六个基本法则来对照潮汕这些字，无论取声、取形或取义，都各得其所，符合了文字产生的基本依据和常规，是一种群众性的长期实践与创造。

本书以词带语，以词组成语带俗谚俚语，定名为《潮汕熟语集释》。（简称《潮语集释》）它是一本综合性的辞书，通过对潮音熟语作一次系统的汇集，并对其含义作了注释，为潮汕方言研究提供资料，为读者提供查阅的专门抽屉。这里面汇集的四千零二十则熟语中，包括两千多个成语，并部分词组、俗谚、俚语、格言、傲句、歇后语等。语言学家张清常曾经说过：“俚语比较粗犷，比较“土”，流行范围较· · · · · · 狭，往往是较偏僻的方言土语。俚语有的只是词或固定词组，有的成为句子，这就包括了一些成语、一些惯用语，还有歇后语等”。（见《关于俗语的一些问题》）所以，“土”而“粗犷”之语言，是整个潮汕方言熟语中的有机组成部分。也是一切语言的各自所有部分。一曰“土”；二曰“粗”；三曰“犷”。所谓犷，就是有点野味，是豪放的性格中带有原始文化痕迹的东西。收进了这些东西，是否降低了潮语的身价，是不是流于庸俗与累赘，可能会有这样的看法出现，但也可能不会。总之，既然语言是反映生活，而生活又那么多姿多彩，雅与俗，精与细，犷与循、诙与谑，都必然包含于语言之范畴。人是高级动物，离不开要礼貌文明，也摒弃不了基本的动物本能，这本身就是犷与循的矛盾统一体，何况日常生活体现出来之熟语，不管人仁君子的态

度如何，它是客观存在。与其视而不见，不如拾之以评，蹲过涂寮、草寮、田头寮、海头寮、山寮、牛寮的人，也许对乡土方言的感情会深些。而戴着老花眼镜，埋于案头的人，风度翩翩的人，在花繁簇锦中生活的华侨，也何曾不对它充满深情，正是这些乡音，成为沟通思想感情的桥梁，成为眷恋家园的质朴无华的纽带。成为现代科学的铺垫、基础和粘合剂。“祖在国在”、“话通情通”，这两句潮汕成语，不正说明这一问题么？！我同好几位颇有威望的华侨谈及于此，他们的看法竟与我“心心相印”，这使我坚定了编著的范围与信念。

潮汕人有勇敢坦率的气质，敢于藐视神权、触动皇权。象“秦死皇想”、“食大麦粥，放皇帝屁”，“贼头做皇帝，劊兄劊弟当儿戏”，这些熟语，就反映了人民对于残暴或昏愤君主的抨击，而且广泛应用于喻理喻事，从不避讳。显然把人民与皇帝平起平坐，这种“叛逆者”性格，显示了潮汕人民的民主意识和不凡的人格。又如藐视神权方面。象“神唔对人”、“神震鬼震”“神归宫，佛归庙”、“神怕凶，鬼怕恶”、以及歇后语“雷公扣屎仓——雳斗”等，在人神关系上，体现了人的主宰意识。这些熟语，值得人文学者和历史学者的珍视。潮汕俗谚“人靠精神虎靠威”，颇能概括地反映了潮人的精神支柱与状态，以及思维对于气质反作用的认识水平。

潮汕熟语（特别是其中的俗语）有相当一部分十分幽默，例如“陷阱看做钱堀”、“后壁山覓做坟堆陇”、“钉展公拉做大脚兜”、“灰金罍看做明糖瓮”，讽得淋漓尽致。有些



熟语，语意深邃，象“惹着虎头蜂”、“咬着老鼠牙（一种辣椒）”、“破网叻着刺勾竹”，喻理深刻，耐人寻味，细细咀嚼，口有余香。

有些熟语，显示了当机立断与宽广胸怀，象“急如律令”、“掠贼唔着给贼笑”、“救兵如救火”等，我所见到的国内若干地区、包括京津沪等地，“救民”“救灾”之俗谚不少，却从未见过“救兵”之提法，潮汕人民敢于救兵，是历代捍卫边陲的总结升华的哲理，是潮人的觉悟与骄傲。

此外，象以“白头秃尾”喻危险之处，以“担枷跳溪”喻重负重压，以“湮着九郎山，湮唔着领仔”喻人之能动性，可以战胜天大困难等等，形象而生动。

熟语中有一部分体现了人民的自我启迪，不甘落后，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旅外潮人熟语。象“唐山长长”，“唐山事，长长去”，“唐山老爷贤教使”，“大粒人开句嘴，人仔做到畏”等等，多么深刻地揭示着隐藏的传统封建意识，唯官是从，办事拖拉和某些官僚的腐败现象。这些传统的熟语，是对于民性本身缺陷的鞭苔与打嘲，是渴望民族振兴的警钟。今天看来，仍是熠熠生光。

这里仅举数例，无法尽述，让读者诸君自赏也罢。然而从这一点可窥一斑，潮汕方言熟语多姿多采，璀璨精辟，土、粗、犷丝毫也不影响它的内涵。

一九八二年九月于澄海城隍“绿窗漏屋”。

一九八五年修改于春风里“小草山房”。